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百十

之一萬二百十三

A 6. 13.
Ac: 986.
(1954)

CBC 1757
4D.7 (b)

chuan - 10.110, - 11.111, - 10112,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一十 二 紙

紙

別紙

宋歐陽公集 別紙 人至 辱書為誨 承臨郡之暇 體況甚休 鄉郡多幸 得賢侯為立學舍 崇崇 鄙文 竊喜載名廡下 逐不敢辭 筆語麤惡 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 冬冷 千萬加愛 蔡端明集 別紙 曹待制啓 某啓 別後計君侯行頓 潁辭淮 自冬涉春 道路之勞 加諸吳閩 扁舟上下 湍險復可怖恐 是行良苦 然既至 則溪山城郭 署居飲食 丹荔夏熟 雜花秋香 雖天下佳處 當不能過之 矣士人有深明經術 敦尚節行 閒暇與語 大醒人意 始朝廷遣君至部 或與遂成之 則一方幸甚 南地多熱 君侯愛重 三月二十二日不宣 某頓首 又

黃太博啓 久不作書 無他 蓋無事不須縷縷 承示及已言之 有南來人奉詢多言 足下太寬而少嚴 雖字人者當然 其如鄉中詞訟 若狡者不禁 則無理者妄作 故是非非懲之 乃可為政 若用寬仁事益繁而難精 不可不察 某頓首 又

觀文侍郎啓 某啓 奉 公書 伏 承慶侍外 起居

萬福知憂挠多端情悰不聊幸寬中人生最深者惟愛耳至於材處萬事不為物汶賢知皆及之愛則未能逃之者蓋於是而生滅安可逃哉然知其無可柰何就日月漸遣之憂思傷人無形願省覽不宣某再拜　又歐陽永叔啓　某再拜嘗已拜違伏蒙賜手牘展繹荷戢波流雖云未增載軽可行少候舟人辦治便即解去浩然之心壯年尚能持習今老矣復何係哉無入而不得唯恐知短而道遠求之行之殁世而後已佳山水美魚稻我自有之而樂孰能禦哉承教固知有見慕之懷何可得也謹奉手啓上謝不一一某再拜　又元郎中啓　君得武陽待次錢塘予為郡守自寒食遊西湖入靈隱天竺薄雨賞花過吉祥龍華淨明及民間園館往往傳於篇詠誠可娛也君將之官予亦被命南都雖未交符計非久留異時聚集非復有此臨書益自惆悵耳　又陳秘書　某啓自外除後宿疾未痊心意不聊辱書并近文數十首枕上窮卷不知筋骸之攣苦予之文詞日益新導我亦隨而有加焉其有未至者當相見日評是非庶合至公之論則今世良有定分某則不暇為此某荅　又荅户曹葉君書　十一月十二日某頓首頓首比聞足下有閩中之憂方執喪在疚禮不得弔又以聞之過時不果脩問唯重慚禦今奉書以某撰次先文表誌勤勤為謝某

嘗以為文者當有典法言之於今而見者可信傳之於後而聞者無疑是曰文已自惟所作不逮前人故論述功德以稱當世之士大夫者莫敢當也足下以里中之舊頃以見命雖復編次事實第不能贊發賢者之光而充滿孝思之志用是為愧足下過懷謙抑為意惇厚殊非望也惶悚惶悚

冬寒幸飲食自壽蔡某頓首　又提刑方郎中　某啓蒙教精密見望殊深然某久處繁劇五年之間無一日不在思慮之內以是神明自耗不獨筋力之難勝也雖得錢唐而多事甚非自適之所豈暇作區區事耶目前遣予以免官責而已儻一日得自遂乃天幸也因風示誨不一一某上

又知郡陳駕部　某啓輦轂之下號為勞勞況茲計省罔有暇日退休賓客續續無窮至或親知不暇交言而去朝車臨訪無緣從容今茲出守復尔睽闊瞻馳之素豈勝欝邑謹奉手啓敘別不一一某頓首　彦猷學士

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賢弟殿中君雖同年而未嘗接識至京又不往還但有見君子多或稱之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輒見其作為動搖山岳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得春州之行斯大可歎駭前史所載古人事豈復能過之耶惜其不幸所論不從而身竄窮荒愧恨何極近有勅旨減放三州身丁未斯聖情哀憐遠民之深故有是舉今歲都下大寒非常近登陛首

問圓小茗造作之因殊稱珍好恐知兩日前堂中下進奏取江西及福建赴治月日後逼節未有聞不知作何行當是別有命耳夜寒筆凍揮灑縱橫願君侯恕之某再拜文同丹淵集別紙某出入門下殆三十年賦命淺薄牽挽不上侍中每怜孤寠顧遇不替凡列左右温慰如一同胞所恨窘迫急於救贍不得居官輦下日趍恩屏得郡於此至為牢落山谷之中殊無氣味飲食之物藥劑之品悉仰它處速不能得已過五十漸入衰病生平苦學自知無用閑方僻所且冒禄食實亦自愧矣侍中常賜存卹敢此具道某上覆曾鞏元豐類藁與歐陽少師別紙啓某往歲曾蒙見問為人後之禮是時議論方譁而明公參典機政某自領非職所以不敢與聞然鄙陋之心頗闚經傳之意是時曾作議一篇然不敢致之左右今明公謝事高退於理無嫌故敢繕寫寄呈願且藏去勿遠廣之自領鄙言必不沉沒不為無所發明也塵瀆視聽皇恐皇恐　與歐陽少師別紙啓　某之疲駑乃見處於煩劇以此初少休暇為之粗脩紀綱檢制姦猾近日已來頗似簡靜日斷獄訟不過一二事而已殊覺優游實為鄙拙之幸思造墻屏以聞餘教拘於官守厭路未由嚮慕之情豈勝懇悃叱欲自請額上少逐安閑庶獲承接左右而頓省疎拙不敢有求輒復自止其為馳仰益用

悾悾也拙詩寄獻幸賜采覽塵瀆左右皇恐皇恐　襄州與轉運章岵別紙啓　某頓首再拜伏審過垂采聽曲有薦論某自到此州雖務悉心脩營庶事然當人安姑息之際檢制姦強在俗尚苟簡之時去除弊蠹自某孤拙不善身謀惟明公察其所存屢加奬歎其為私幸已不可言而更賜吹噓欲令振發其為重德何以克堪今者伏遇執事請去朝廷出臨藩服顧蕞然之下邑幸相望於大邦雖不得與蟲魚草木之倫預蒙德澤猶庶幾與山巖窟穴之士講聞頌聲始喜獲伸積歲之心錄此以進一書之問伏惟執事受材閎博抱道純明天子之所倚毗有如柱石學者之所鑽仰以為蓍龜雖為親自樂於一州而及物宜登於三事不應歲滿當被召歸伏惟上為宗祏善調寢餘企嚮門屏不任區區之至謹奉手啓不宣　越州論修海塘別紙啓　海塘人工物料計當費錢數萬緡若全出於民蓋不能辦若全出於官又官用亦不能給為可行之計此常歲民但當自脩營今歲官須助之耳故止敢以錢二萬緡能全給此後也既不能全給此後則不可不令有定數使始終足以集事欲令有定數今已檢計到諸縣確實工料便當以所給之錢均定數目令每工與口食米若干或有錢即便更與若干若無錢即已其工料官為出得若干以代下戶其餘即令上戶

自出然後隨諸縣合得錢數分給如此則事有本末必無乖誤若不如此處置以成畫指授州縣令奉行之或不計始終如何其初一有枉費則務多而不計後必至不足恐虛費官錢而不能集事也　與兩浙轉運許醇按視海塘別紙啓　敝邑海塘蒙差許察判按視此君當風雨晦寒之中走江海之上經涉旬月不憚冒犯之艱跋履之勤或布衣芒屨踐歷泥塗沙礫之間驗視以營度至於利害纖悉靡不畢究其用力可謂勞而用心可謂至矣使四方皆得勤事之吏如此亦安有不舉之政乎某備官於此既高許君之行又喜明公所遣之得人故敢以告欲其歸也明公延而問之采其所言以定成畫使敝邑得奉而行之庶乎處置周於本末而使費不虛出役不輕舉以惠利此邦之人則明公之於此邦為福厚矣辱知已深思報萬一故敢布腹心皇恐皇恐　與密學別紙　某頓首再拜啓孟夏漸熱伏惟密學執事尊候動止萬福伏念某昔遊門下最被誤知所與極談多當世之務喜於相得有古人之風然自遠違至於近歲無候伺之一迹及於賓階絕訊問之半詞通於記室若斯曠隔豈謂怠疎蓋以執事寵榮於近密匹夫之鄙方滯於困窮自通則類於有求苟往則寬而恕之某白首微官苟希寸禄候伺之屈奔走之勞是皆常分顧惟凌暴窘辱之

非意風波險惡之難測動須憂畏曾不皇寧則心形俱困無復平昔慨然歸思日滿山林輒欲收身尚復顧私為貧未能決然引去真小人之仕為利禄者也豈可謂知恥也哉內慙私心仰負教誨故此乃及之秋冷伏惟順時自重藐然之質限此拘縻佇望牆屏豈任私恨　齊州荅青州趙資政別紙啓　某昏愚不肖蒙處以煩劇不敢辭難勉強即事大懼不能免於悔咎以為侍御者之辱廼蒙以政術嚴簡見稱蓋治煩不可以不簡不可以不嚴而要其所趣則未嘗不歸於慈恕此非某之所自得向者竊窺浙西之治殆出於此故心潛之日久矣及施於此果得安靜則所竊者廼左右之緒餘也鄙劣何有焉然今之為治者非得之於其官而各行其志也故所為止於如此而已豈有志者之所素學乎伏惟明公道德高深而器業閎遠蓋明於此說舊矣固不待末學之言其他惓惓非侍坐不悉某皇恐　齊州荅青州趙資政別紙啓　某駑鈍見使治劇非其克堪固亦愚所未一有能字曉也到郡之初吏事紛紛良亦可駭然孤蒙之質又仰吏師竊其緒餘輒自試數日以來頗覺簡靜若遂獲如此實鄙劣之幸也更冀愛憐時賜教誨　荅蔡正言別紙啓　某頓首再拜啓孟秋猶熱伏惟正言學士尊體動止萬福五月中伏奉所賜手教獎愛重疊且曰策之

不已必至乎極焉之所不能至者某材性下下不能任此實恐期之太過不知其為愧且懼也執事自言在閩於身無不如意誠如來諭然執事之素所自任與小人之望執事則固異此此愚之心所以惓惓也卒曰作州以來自以食其食者不空厥職晝夜以之誠理之所當爾夫古之以道事君不可則去之假如於魯則去而之衛於衛則去而之晉之秦無不可也不去其國則歸焉可也今之以道事君者不可則去而無所之歸而無所託也使賢者皆所嚮乎去朝廷則州郡矣在州郡亦各守其守不空食其食是亦自處之宜也與古之去其大任者其迹雖不同其理豈異耶故曰誠理之所當爾自南出者亦人人贊執事之治以為莫及此固不足論彼知施於此之宜不知施於天下之無不宜此無牽制難行故難見也則彼之不知也宜況此豈能盡無牽制以出執事所有哉直就文法而為之耳已足出一世矧極執事之意耶是固無如之何徒使顒頊者日企而望焉爾餘直望自愛不任禱頌之至　太平州與提刑別紙啓　某以屬吏禮當隔絕不敢輒進私書以冒煩視聽而拜別門下未及旬日再蒙寵貺手教眷愛之至非復常情其為重賜何以當之其為感幸豈敢忘也所謂猥小九情宜正其重辟而聽於鈐轄司固如尊旨至於妻子從坐若不上請

則尚有可疑蓋聞今獄辭云所殺者非一家三人若果如是則盜殺五人以上妻口與同居周親及財產皆應請比自有著令恐須至奏陳不審如此處之如何願不惜終賜委曲教誨之而某於職分所當受約束於下執事者也辱存寵之厚故敢及此冒黷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與郡資政論徐詵不干己事別紙啓　某皇恐徐詵所言反覆思之終是不干己事不當受理蓋為政者但當持平守法不當以貧富易意使法一傾則人將無所措其手足故不可不慎況一家閒數酒場越人多如此者在於人事亦無可嫉又徐詵情狀則非良民夫使非良民者不得逞然後田里獲安此又為政之急惟更賜詳酌每承約以手啓陳述故此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與內翰給事別紙啓　某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內翰給事尊體起居萬福去違門館今三年矣春閒舍弟出京蒙賜手教豈勝感慰流落之迹祇欲退藏故企仰雖勤而候問久廢惟恃矜察甚為感慚何以自處惟知策勵庶酬萬一以叅恩至厚不敢具公禮陳謝輒此粗敘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洪州與時相別紙啓　某皇恐頓首再拜某辱知最舊故敢有一言之獻竊以宰相之任今日之計不退小人不除敝事則人望去矣不在於紛紛而但在知其要要者進正人而已進者正人則所得者正論

正人衆則小人消正論行則敝事去此必然之理也則宰相之任夫何為哉不言而諭不勞而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知此而已矣今所謂正人者皆已棄置在人耳目但在聚之於朝擇其言而用之耳其於用舍不可不審一有不當則人望必損治亂安危之幾實在於此故敢以獻於左右

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幸詳察焉　福州與轉運論張辨七事別紙啓　南劒州將樂張七等昨結集至數百人初未見其作過故未嘗敢奏聞徑令捕盜官及州縣巡防曉諭今其酋首既已自新理合上聞張辨七余寶元孫率孫華皆酋首初則廖恩脅從之人昨已投首後因提刑司取問遂驚疑合衆至數百人聲言欲作過既而其黨有攻劫人戶者張辨七等迺能慴然自新擒捕江合等送官自首計其惡則難更存留在本處錄其自新及擒賊之效則可因以羈縻使絶後患本司欲候南劒州勘到事狀具奏乞降朝旨發遣此數人赴闕與名目安排未審貴司如何敢此咨啓幸賜示喻所貴一體也福州脩城元相度官忽易初議方倅等欲奏乞壕寨并乞差曾修閘人匠使臣計度恐須具此奏陳不審如何龐某事已有端方且窮治伏恐知之　司馬温公傳家集與夏秘丞倚別紙　詔獄所豎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

述為虛及狀內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為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則慮之過者光云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偷安者其言皆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懷順之謀也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亡必來分割光與邢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阿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雖豫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獘又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其後來者所謂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孜孜為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為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為首而不豢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憮憮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巫別紙　某頓首再拜某得望台光最晚而豪被遇特異於衆人苟有所知必願罄竭況於俯垂賜問安敢默默今天下之事若當權者自以為利力欲必行是誠有利更不須議間有未然孰肯咈其意以取怒若事已有弊者憚於更張且欲偷安謂其大者則曰不至如此小者則曰此何足議或若言之則曰輕才鼓唱遂皆以多口尤之使不得容於世是以人不敢容易貢其誠也某嘗觀前世其害之始萌也聞者莫不愕然變駭久而耳目習熟遂以為常事而不慮有舉而論者或笑或拒積至於敗此非可以一二數也夫害莫甚於耳目習熟而不為慮此將至於不可救也為難於易為大於細前人所遺之藥石也某頓首再拜鳧無咎鷄肋集答楷老別紙

弟于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怜愍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覽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伏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昨觀了了菴頌不覺便伸偈讃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寄賜荅偈莊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既而內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

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楊龜山集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進乎幸明告我庶驚不逮
答吳國華別紙　前書云云初無勝慮而長者以為然某復何言哉謹當承教耳知道之說考繹前言竟未能諭道之不明久矣是非不同殆非筆舌所能盡也吾徒各當勉進所學以要其成庶乎異日其必有合矣何由展奉一盡所懷　寄俞仲寬別紙　閩之八州惟建劒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論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五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悖侮仁義至身陷大辟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　某北乘舟過

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此吾類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於左右者故輒及之莅事有聞衣冠之士倘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令而望古益遠常性自畫為士君子鄙弃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遊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辨析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學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追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甚幸好德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求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陳默堂集與陳子通別紙　區區之迹子通素所知察凡所以不得已而應悶然而受惘然而處之者他人不我喻也言之於不見喻者適以自黜而喻之者又不必言故聞吾事者或以賀或以弔皆可付之一笑也又不為問其以是耶自去歲與令郎同塗而歸之後遣親友

數人俱在里中可以日夕過從欣然忘懷便不覺過一夏留連至秋杪聞子靜有縲紲之厄遂之建安省之住二十日而歸父在林間乍入喧囂意緒不樂既歸益安困窮之分歲將盡或憐其貧趣令攝事建安曹局飢凍所驅固無所擇至此幾兩月雖衆諸公相知然並仕之初遽當繁劇已不能堪忍矣淵明不以五斗米為督郵折腰寧叩門以乞食昔人嘗議之嗟乎士之不遇賞音千古所同真可悲哉自今觀之強之其所不樂雖萬鍾奇辭而況五斗乎辭之不幸至於乞食固吾所樂也而又何恤焉淵明百世一人豈淺淺之為丈夫者所能窺測亦及之而後知耳恐子通要知不肖安否因書聊復云云不足為餘子道也　與李叔易學士別紙　茲者伏承令兄右丞立非常之功膺不次之用朝廷得人海內同慶況門下士如不肖者最蒙異顧其喜可知又況手足之愛如公昆弟道同心契共以天下為憂者一旦得志有為乃出於平時磨切熏習之餘雖賢者經綸固自有素而一時應變議論不必踰閾而已定茲其為樂豈若世俗富貴之情哉欽歎無已輒以為賀淵於右丞誠不敢自外然不果奉啓稱慶者以昔時嘗以故人諸孫與賓客之列今為執走之吏勢分懸絕或幾於僭易且嫌諂上也又無以見其欣躍之誠故敢私布尺牘於下執事伏幸深察

與李深別紙　朝廷設官以臺諫為名使之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也若不能言或言之不當便當改命何至取布衣應詔之言一二行之豈臺諫無人耶其亦言之不足采耶自古朝廷必有主議之臣是非可否取決焉然後事出於一而上下有所依附如此人不易得者今雖為誰耶漢之勃報功可也識慮則劣唐之瑄用譽是也應變則拙功有難易譽有虛實是又不可不審也　答蕭茂德別紙　了齋嘗言侯孝恭善弈棊天性本高無待於學初來京師為孫侯李伯祥饒三路蓋一二年不復進客食貧困憤而從劉仲甫為劈棊具遍詣諸公貴家教弈以此為餬口計有從學者以饒九路為始如是一年教成孝恭常傍睨亦不介意一日仲甫謂曰汝可與孫李敵手矣孝恭自以不及俄然孫李俱至仲甫令爭先賭勝二人初不服已而不得已從之皆為孝恭所敗既去仲甫問汝知所以進耶曰不知也仲甫曰汝之弈非學成者性之所得本高初不知九著以下之著故為此等用是取勝其所以敗過猶不及也自汝從余教人則知此矣故二人無所致其巧孝恭乃大悟夫趣識本高則不屑其為卑者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善學者無所不學若在朝廷而不知田野之事通經術而以史籍為不足觀謂道足以撰事而世務有所不通謂理足以御變而人情有所

不察內外不合天人殊致此王氏所以失也自以為高而人人得以欺之豈非不習低著為人所敗之類耶當以子齋之言有味故書之策云　答曹載德別紙　承喻北鄙陷溺之民有壺漿內附之意其果然耶其亦生事者之意耶祖宗惠養夷夏實同一家所以為後來之慮遠矣盟書具在自我而渝之無乃不可乎以今日朝廷財富而兵強當契丹兄弟內潰女真外擾之時一舉而空其巢穴正兵家之利宜無以為非者然王者之師豈忍乘人之敝於此而勿問則所以固結其心當益深於澶淵縱敵之恩矣若事不出於下如載德雖位卑然聞外之憂守倅同之固當言之朝廷以為去就不應默默而已也薛季宣浪語集張樞密劄子別紙不克上明年復用卒以前章抵之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玩常不以為辱往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於世唯鄙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頹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所以上當主心下副物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非晚生寒遠之所測知然此任為不輕矣宜當大有以鎮服天下非為人所不能為者不可也某嘗謂今日之事紀綱為急不庭為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強之術固無加此者樞

容其圖之　某狂易僭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吹噓之賜荐豪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曩嘗薦對亡補祇冒寵章欲進趑趄婁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惇促數四所求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召於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迈待闕下十歲貧病交攻赴召且乏挂玉之資窮處固無餬口之計困瘁之狀不敢縷縷瀆尊令常熟縣見任入代期只在夏間某以有上項恩旨難以專輒交政已具朝廷公狀丐一祠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豪借重九鼎特賜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沾寸禄一家免於倒懸之急不勝大幸陳了齋集與王公濟別紙　某辱書勤恤累紙敢不容言別紙之諭尤見謙厚某孤苦待盡人事廢弛獨聞賦政愷悌民之受賜前此未之有也託庇方厚其何以告左右雖然意所欲言不敢自外境內有二賢士吳潛吳儀儀居水東潛在橘溪兄弟也好學有守介而能通求之士類不可多得遺逸之舉宜在此輩以其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字自此彰徹非唯敦奬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過此輒緣下諭布所欲言僭易是懼　與唐士獻別紙　不審自到臨川為況何似側承燕遊事外有以自樂間得高士共為方外之遊一時榮謝不復挂口不知去國之遠遷謫之

久也雖不獲從公之游然聞此足以為慰矣自公去此州人思慕之情久而彌深德政所被自應如此彼赫赫自表而無惻怛愷悌之意者雖一時可觀非民所願得謝守之難繼古已如是而況於今乎公在臨川久矣士論甚欝公實見之而其亦知公之深者於是欝欝可知　與唐士獻別紙

其為吏於此既三年矣已得密人謝先遠為代旦夕登舟欲寓家京口獨往京師當求東南一邑以便私計與物俯仰非所能也非特不能亦所不敢京師舊識唯公擇幸老自公擇既貴不敢以書尺累之其他可知信筆偶及此恐左右謾欲知之耳　與任世祖司戶別紙

秋浦得聞近音大慰懸情藏絰已閱到甚處此習初若繁驥心閑氣定泊如卧牛休久力強粒入益多非如老牯羸憊不復可以勝來矣因書為到渴想之意且賀其益迓也正彥正同各蒙垂問至荷各不廢學近日始敢放心講求箋傳漸似長進　與周廉彥初平別紙

所詢文字初未嘗示人忽蒙取索可見舜視之遠而下情之無壅也前遣二卒兩僕隨遞去并以屬倩而中路梗阻不一吾集以尊堯為名非國是之所謂是宜其然也復訪南能或遂謁無量壽遣足以了吾大愚之誓亦何憾乎然今方恃乙覽齋心聽命而已非見詢不欲及此凡閉目坐禪之人勿以此語告之恐惱其定力妨渠

覺路以示天啓不妨　與江民表別紙　大通室中之語曲蒙誘諭可謂不請之友情外之得也再三思繹感極感極悲文元公自云七十七八始漸勝於昔大通其時亦六十餘歲壽為衆福之先可驗於此搖果而厭動者無再搖之獲網魚而避濕者失後網之利年運而往時不待人脆硪之中風燭難料聞此祇增驚歎耳薩陀波崙常悲其於世慕何如也古之識云無生火常燃有為薪不續續與不續既非人力可及付之一捨亦復何事　與葉擇甫甥別紙　所云近誦華嚴經此經文字浩繁官守事多動干民間利害亦有餘暇可以及此否老舅項在合浦專閱此書自竄丹丘以來九年之間更不看其他文字身既永感又是世間棄物別無用心處得以自便也若為親從政何可翫文廢務華嚴云依教脩行八十卷中唯此一語最為省要夫善脩者不敢壞也善行者不敢息也不息不壞非特釋氏之教當然也圓冠方履而資教於貝葉之文是猶鉢食膜拜而兼誦爾雅經子雖甚精熟失本家之門戶矣所云欲掃胷中滯礙而求此經之旨趣試取經中省要之語默觀而靜思之則不壞不息之言不他求也十九甥緣水利獲譴老姊不動念否利之而得害亦理之常今後於事更當詳究耳　與鄧南夫別紙　先功曹以清德自持使感恩之民欲以行賂

勸貪而不可得也人所欽重鬼以福之獄械自脫雖常理所無亦無足甚異也釋氏之書曰或因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善械無如貪慧能解者不離念力杻縛非他作之具觀音豈心外之人以誠却賄之初則其身固已釋然矣心賄相離之外豈別有解說哉置一取二大心之學所不信也先功曹能信其大深念而力行之足以勸善而垂後矣假幻像以蕪其實無乃大多乎曹翰之屠江州非祖宗意赦命雖下而江濤隔之一城之人殆無免者先功曹赴官之初止于德安遣在城門將閉之時訖免茲禍游泳聖世逮其孫曾其為清德之報比之脫械不尤遠乎然則為其孫曾者益當積念力學使釋然之福彌增而不替則報述之大在此而不在彼也某捐書止文致一內典今已五年見屬甚勤不能力疾以從来命深負媿恐惟情照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別紙　某為吏漸久悔吝日積思有以復其所過恨無力以勝之耳昔於道求所可見語非其全久而寖明始得平常心者默觀幻境忽焉遂至於忘言也世以目皮相視無足以語此每思妙誨發於夢寐新字說近得一觀深信而詳考之時有所發要當因字以求其意得其意而遺其跡或者執其形睨而論之因疑其說之太漫此亦不知言之過也所欲有言於左右如此類者不一

因書謾及一二。答范子夷別紙　承諭華嚴義路稍稍蹊蹺易之所謂噬即齩噬也不噬則不合不合則不一不一則二二乘之養非無物也但以少為足智者止觀云少謂但空也此語極要故願中有物不可消化願者養也物者物格之物孔子曰噬嗑合也孟子曰合而言之道也格物之士不可以不知此也所云情識所遮終不潔淨此即未合之語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致本自淨潔百慮本自無遮必欲盡除情識然後無遮是求生淨土之習也求則不住生則不止有住有止固不可以為潔淨矣況有求有生而取淨者乎二俱不受名之曰淨若情識之外又有一淨則淨有處矣華嚴部帙雖大而實無一字易之實亦如是也使閱經考易之人先去情識則分別邪正者誰耶故情識者知別之具入道之門若聖若凡同乎日用所以異者知不知爾子夷所知遠契先覺又俯詢愚昧積善無厭正是情識之力幸有得力之物而欲棄之邪若棄此物則是不言不為息思絕慮然後為得也或問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無為也無為之理不在情識之外斯語得之矣因垂問率易及此斯憂方識不盡所懷　與蔣穎叔別紙　某竊聞閣下於四方之士明白是非苟片

善可録惟恐不聞聞則薦之不問識否至於攀門要路有所援引非其人也雖取怒不一介意士亦以此多附門下古人之用心不過如此某是以足迹未接於門墻而念慮所及不自疑外欲有以聞於左右然相去千里無以自達會舒以詩叙見屬某非能書者也乃不辭而書之非徒以託於高友為幸蓋將緣是以貢其所言而已某游官未久接識佳士每患其不多然有高材懿行善自韜晦不肯録録而當路之人鮮或知之者有延平葉唐稽博學敏識名出人上奔走下邑而賦事不苟者有邵武李夔忠信撰厚行如其言蹭蹬將老而不求人知者有河南宋源此三人者某以為各有以過人當薦進之任者宜汲汲於此然衆人之門無足告語奇實横棄路側其誰有不忍之心某既以閤下之於士聞則薦之不問識否為萬萬於衆人故雖足迹未接於門墻而念慮所及不自疑外遂有以布於左右蓋於閤下之所汲汲者助而張之不知其言之妄發也若非私於所言而自取欺罔之過則非不肖之所敢唯容而恕之幸甚　與羅彦修撰別紙　叙文融會完廩浚井之事非全目等視不能爾也百慮一致譬諸舜孔則何門而不入何善而不融哉天台智者初以所證告其師而南嶽印之曰非汝不證非吾不知其語甚詳自是以來說證知者墮於文識然則孟

氏述廩井之事豈如尼父之道其常天台演證知之妙孰若達磨之默其要彼既不默我亦因而融會未違古聖之意也智覬引荷澤之言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曰少林但默知字非默餘語某自捐書以來今六年矣專閱內典探索茲事自恨情傳之知不離陰識世解之門永隔衆妙臨濟所謂腹熱心忙者宜在少壯之時送權孔戒頃載臨濟語今錄去今行年六十有一矣初不努力徒自悲傷爾承諭宗鏡光中超然獨得之事雖知其不無而嗟其不易悟智覬云今者偶值斯典可謂坐參應須曉夜忘疲精勤披閱以悟為限莫告疲勞又嘗以搖果網魚為喻以謂前搖未墜必資後搖前網有遺後網乃獲且如定慧一法智覬先引天台正觀每安心門戶次引法華華嚴各有定慧之門文字繁穰至於數千萬言然後述其所自證曰別有一門最為省要又其言曰先若不前後鋪舒後何以一門卷攝馬鳴起信論龍樹摩訶衍論皆以攝門為初彼一以攝我一以貫改譯梵之書以釋迦為能仁又譯釋迦為能儒然則儒外有佛是未貫也乃和融會之肯出於高識何由疑叩以豁蒙滯相望難遥此念不隔各宜自勉而已　答羅茂衡大夫別紙　某伏蒙別紙詢誨深見謙虛之美甚善甚善於此事不敢不信然所信雖一而所疑亦多何由相見互究所云菩

提心本空寂此語得其要矣空寂之空即真空也真空斷空名同實異杜順之言曰真空不即斷空斷空不即真空所以揀情望而顯真理即是楞嚴第一卷所明二種根本之意也圭峯云真空者理法界也原其實體但是本心又云斷空者虛豁斷滅非真實心無知無用不能現於萬法則然能現萬法者唯寂照靈知之心耳本無一物故可以目之為空不同虛空木石之無知也故可以目之為心此心本無真妄今以妄障不見則當揀情顯理如是則真之為望妄可不分也妄情如垢真理如鑑垢非本有鑑非本無本無本有皆不可得而所以為不可得者則不同矣真如一心猶如鑑体則所謂本性清淨解脫者是矣鑑面受熏日垢日昏揩磨有力則本明如舊所謂離垢清淨解脫者是以二種清淨二種解脫出於寶性論此論大旨欲使人頓悟漸脩漸頓悟歸於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而後已是垢若未離鑑不可亡撥而不念則鑑必隱矣垢若既盡真妄俱離何者是鑑何者是垢此即首楞嚴所謂無始菩提元清淨体而觀法界者以此為真空之門也所云真妄同源皆不可得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於不可得中如何揀辨究竟實處若非留意究竟之地豈能有求實之意乎只此求實之意即是揀辨之心古人所謂更莫別求者在此而已尊宿之言惟一

心是實除此之外盡是虛誑某習於因循憑虛受誑白首知錯身老力羸徒以覺遲為恨今覽究竟求實之語不勝讚歎隨喜之念起信論依一心而二門一曰真如門二曰心生滅門宗鑑録設問曰二門之中從何門而入速得成就答曰但從生滅門入直至道場夫真如雖真而理不可取生滅雖妄而事不捨取之則愈隔捨之則不續吾輩但當盡心於不可捨之處其不可取者默而信之可也論語云默而識之繫辭云默而成之識者識此而已成者成此而已一識一切識一成一切成此非一以貫之之道乎雖云一以貫之又當聞一而知二起信論之一心實性論之清淨解脫豈有二哉至於心之二門性之二種則亦未始一也二既不二一亦不一若云是一非一是二非二纔有斯念則紛然失此矣此不可失為其真也彼不可得為其妄也泯得失而融真妄者豈可以世間言語思慮而到哉但旦諦觀實體則體上真妄二義如白黑矣茂衍恬靜有德而趣求不已非某所可跋及也但恨羈囚之身無由往叩誨益靦腼已極未知此生猶得相見否疑愛未泯能不悲乎然究竟一乘論云如是老病死不能燒佛性凡可燒之物雖可執吝其不可燒者豈苦樂死生之所能間哉老人相餉之語無以尚此自餘復何足道

李大隱先生集元妙寄示富季申別紙

年來出處竟何如只今藏身向海隅陳力已知潘令拙趨時終類孟軻迂王朝自昔思多士天下何嘗用腐儒平昔稍能知俎豆姊孫應未棄生徒十年流落寄窮鄉寧復聊飛駕驚行且學盧敖尋若士敢同貢禹望王陽賓鳴社鷰寧相避秋菊春蘭各自芳賴有琳宮叨廩祿塵纓何必濯滄浪太平廣記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濬出征幷紛盧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歎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

抄造紙數

杭州志杭州府總抄造紙劄一十萬九千四百四十張仁和縣抄造紙二千八百八十張錢塘縣抄造紙二千八百八十張餘杭縣抄造紙四千五百六十張臨安縣抄造紙二萬五千二百張富陽縣抄造紙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張昌化縣抄造紙二千一百六十張新城縣抄造紙六千張於潛縣抄造紙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張新安志休寧縣本縣之水南及虞芮和睦良安三鄉皆有槽户抄紙

國朝除每月解納榜紙三千八百張外其餘和買無定額

產紙

韶州府曲江志南有洞造紙元一統志金華府温州府衢州府處州府嚴州府興州義州建州太平寰宇記寧國府宣州金州寶陽志遷江縣郡縣志真州太原志榆次縣紙出縣東八里源渦村

各户抄造官為收課。安陽縣羊群村又西故縣之章武村方山村皆有。雲南志北勝府。永昌府。通安州。歙江府。鄧川府。鶴慶府。南豐志建昌出三抄紙。鄱陽志浮梁西鄉出印書紙精白耐用傘紙有大小通販。浮梁烏田出狀紙劄紙京師朝省嘗用之畢姓者最精其後徽池紙出不復用。德興亦有之皆加土差厚非徽池之比。

和買紙

新安志績溪縣十都十一都皆有槽户。舊志國朝除每月解納榜紙一千張外每年和買時估色數不等。歙縣出產紙都分四都五都十七都三十都至三十四都三十六都皆有槽户除榜紙每月解納四千八百張外其餘諸色紙各年和買時估數目則例不等。休寧縣虞芮和睦良安三鄉除納榜紙三千八百張外其餘和買無定額。

故紙

藥名昭潭志出平樂元一統志出吉安瑞州。寧波府。合州。

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一

二紙

紙

詩文

唐舒元輿文 悲剡溪古藤 剡溪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枒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絶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溪上人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擘剥皮飢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户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悟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歛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

然殘藤命易甚桑葉波波頹省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葦誰非書刻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刻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刻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刻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横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閼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閼刻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刻藤以寄其悲宋蘇易簡集傳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爻又造紙而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已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事類賦吳淑紙賦　方絜之體通俗文曰方絜白紙平滑如砥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也在古則無簡牘而已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若乃晉武側理見硯賦張華麟筆注漢成赫嚱漢書曰趙婕妤妬後宮傅能生子詔封緑小篋裏有藥二枚赫嚱書曰告傅能努力飲藥注赫嚱薄小紙也赫音閱嚱音蹄松花鳳尾貢暇云松花殘其來舊矣世以為薛濤殘誤也陸龜蒙叢書云鳳尾諾自晉迄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鳳尾即所諾之文也諾如今制可也鳳尾殘番薄縷

輕制作精妙也。玉屑香皮。劉恂嶺表異録曰。廣州多棧香。堪作紙。名為香皮。又蜀中有玉屑骨屑之類。意其裂之以吿敗。神仙傳曰。蜀先主欲伐吳。問孝意其意其求紙畫作兵士數十。裂壞之。更畫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兵果敗矣。朱詹吞之而療飢。顏氏家訓曰。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贍。時吞紙以實其腹。寒則抱天而卧。後以學顯。至於平淮挑花。桓玄僞事曰。玄詔令平淮作桃花牋。有縹緑青赤等色。東陽魚卵。墨藪云。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段氏雲藍。段成式與温庭筠雲藍紙絶句序云。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之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好寫襄陽搗楮詞。文房四譜云。今飛卿集中有掘拓詞。恐搗楮字誤。王公蠶蠶。世說曰。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蠶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金花薛骨。剡藤麻面。杜陽編曰。德宗朝有米來鳥。常啄玉屑。聲甚清暢。及為鷙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紙寫心經薦其冥福。又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薛國金花。魚子。十色牋也。分重輕於黃白。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為重。黃紙為輕。今一例白紙。無差降矣。隨屈伸於舒卷。傳咸紙賦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至若于寶之賜二百。于寶表白。臣前卹欲撰記。故今怪異非常之

事博訪知者片紙戔行事事各異又
侃之獻三千見墨賦陶侃獻之晉帝
龍門有一家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
時有異蜂聲如人吟禪師諦視之具
紗籠中意嗜桐華採置其傍忽有數
蜂翔集闇籠相慰勉一
放之范甯藤角之妍范甯教曰王紙
見於鳳銜鄴中記曰石虎詔以五色
君爽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為我
書曰高宗上元詔曰詔勑於行既為
皆用黃紙貢以和熹東觀漢記曰和
時但供紙墨而已求之秘府虞預表
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史寫起居注熹
軍秩蒲將歸唯受百幅於杜暹唐書曰杜
錢何異也美一函於魏武魏武令曰
得失給紙函各一爾其祗茲靡滑劉
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殺樹固以慙
茲靡滑謝此鮮華閱此庶方傳咸紙

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而當策廣方有體柔性全真含章蘊藻實好斯之薛濤則矜誇蜀樣資暇曰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僧虔則衒耀輝光丹陽記曰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出晉朝者為山公之賜山簡表曰臣父濤奉先帝手筆青紙詔隆郴州者為温裕之祥因話録曰大中中孔温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兒孫拜之飛去隆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美東宮之縹紅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各百張重六合之雲陽国史補曰雲陽有六合牋又有蒲州白薄重抄臨川滑薄至有樹葉尤珍林邑記曰九眞俗書樹葉為紙又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也桑根更潔文房四譜曰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蔡侯始訝於鮮華東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輿服志曰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子良復稱其妙絶蕭子良荅王僧虔書曰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因相如而逾貴漢書曰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楊得意誦之帝善其詞都下傳

寫為之紙貴遇羲之而不節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牋庫中有九萬張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羊績補被而道隆謝承後漢書曰羊績為南陽令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絹敗糊紙補之葛洪賣薪而志切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墨常乏紙所寫皆翻覆有字人少能讀斯可以資日用於詞園垂無窮之芳烈者也會稽志孫因越紙賦　緊剡藤之為紙芳品居上者有三蓋篠蕩之變化芳非藤楮之可恭在晉而名側理芳儲郡庫以九萬曰姚黃今最顯芳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芳光色透於金版近不數夫杭由芳遠孰稱夫池繭半山愛其短樣芳東坡嗜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户芳元章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芳以頰滑而為首發墨養筆鋒芳性不蠹而耐久惜昌黎之未見芳姓先生而為楮使元興之及知芳又何悲剡藤之有客曰嫩哉越紙芳有大造於斯文然世方好紙而玉芳又烏知乎此君滑稽逸傳文嵩好時侯楮知白傳　楮知白字守玄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之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為高士之首冠自以材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時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於庭七日太戊納其諫而脩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後遂為楮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後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巖穴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

中常侍蔡倫搜訪得之於耒陽貢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遣史官以代簡冊尋拜治書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帝用嘉之封好時侯其子孫世脩厥職累代襲爵不絕博好藏書尤能編緝自有文籍以來經告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無不載之素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詠出於人口者必求之繕寫於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知白為人薦賢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寃雪耻呈才述志啓白公卿台輔以至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秖於八行者與知白家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簿籍圖諜布於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為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虛中為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受牒補主簿直弘文館為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內無事志於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喜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侯史

臣曰春秋有褚師氏為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時侯褚氏蓋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為天下所利用矣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文房四友除授集安晚先生褚知白詔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褚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己不汚操行砥平襟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亂忽人物賢不肖納納容受豈若輕縑有窘邊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稽古之暇富於著述方與毛穎陳玄三人者朝夕從事多識之士矣朕獨卿懷長才以備書自給浮湛市肆間人情蕃薄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堅忍不顧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繩之風與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遝而進之以杼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欝藤剡故茲詔召想宜知悉竹溪林史君代褚知白謝表雲闇幾重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札早陪雜遝之賢菲薄何堪震疊自愧臣源流好畤飄泊剡溪江以濯陽以暴之歸絜而已鄴之厚君之薄也奚擇於斯家有鳳樓之畿世以蟬翼為重雖曹交亦長九尺而衛尉不直一錢謂其文媲白以取青謂其視肴朱而成碧一紙豈賢於從事百番僅免於叅軍徒令沉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普之薦賢

邊幅是脩堪笑于陽之待士自高曾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刻楮自勞學書徒費誰肯為之道地乃俾貴於洛陽豈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倫之後又嘆寂寥誤以剞劂致叨簡拔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以重規疊矩之聖思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毋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地以卷懷特命兼收豈必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十日一箱當密藏於諫紙千裨萬補願無棄於書囊劉後村集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宗尚如此朕既召潁泓玄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談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沓至於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舉茂異不過令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然而起賁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袞褒之意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狐根偶逢良匠施風斤之考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謗嘲珣短

庭議敞輕量才則曰枚麤麤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固難負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泰會謂十年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穢之以百函之多鋪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歎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材靡縱於斧斨思妙化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天藤顧慙側理之微奚補右文之盛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有攷或能補遷史之亡方秋崖集楮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誥　朕垂精文化側席幽人披剡溪萬藤既得方幅之士賜鑑湖一曲聿高粹白之風以尒卷舒自如裁制甚整方枕流於氷凝不勝徹骨之清比延月於山簾已覺掇皮之似玉雪楚楚風雲番番信純素而不緇非汗清之敢跂茲以文會本無宦情卷而懷之亦異三子之撰與其潔也用華一字之褒謹勿為帝城之書周自損洛陽之價噫斁程一錢不直莫汝疵瑕今交九尺以長何窘邊幅毋或休蒯通之背面其自珍姑射之飢膚勉矣鋪張副予傾寫姚成一雪坡集高同父卷子紙叙　國重士士重文文重卷士入棘闈試有司輒焚香拜賢能書登王亦拜受之不重士乎選士必選文文之佳如青銅錢萬選亦萬中不重文乎王之藉也以

藻則王重錦之包也以茅則錦辱上重我乃如此我乃不自重曰吾姑以藻吾文耳豈在卷何自輕其文如是哉故重其文者尤當重卷此高氏同父所以得自重而又欲與朋友皆知所重也歲戊午求士詔復自天至士皆治卷求試同父欲率朋友畧出費十一二而以已資先市佳楮然後責償欲使士皆王錦其文貴以藻而不賤以茅為有司所愛重取舉第如拾芥成已成物之意厚朋友知自重其皆翕然和之乎已未三千禮樂字入對卷徹宸覽相君以金篦指讀上前皆此其基也仝父高氏過其名也蓋佳兆云王十朋梅溪集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惠爾多矣萬啓

類編送紙與人　某啓多日阻奉教談詹仰盛德韓文盤谷序道古今而譽盛德不少忌也春晚極暄伏惟尊候多福姚黃王版各百幅輒助文牕竿牘揮毫之興東坡詞揮毫萬字第愧麤耳笑留為幸不宣某啓上　荅某再拜復稍違風度政爾企仰忽被教字欣尉無已從審春闌尊候萬福蜀牋重叠美貺領外感感仍愧越之章甫未副雅望也章甫注見一卷遊江人回姑此少謝非面罄既不宣許景衡橫塘集論非御筆詔書不得用黃紙劄子　臣伏見國朝踵唐故事制勅並用黃紙為之所以嚴天子命令示朝廷之尊崇非百司庶府文移之比也其赦令制書播告天下者

有司行下所属仍用素紙以為符撥連附于後蓋其所從來舊矣近者開封府被受御筆詔書民間有合通知者並不依令録副本連於牓前輒純用黃紙謄寫揭示通衢見者愕然以為黃紙勅牓尚書省之出也開封府亦得為之哉臣方欲論列乞賜懲誡而近降指揮頒下道僧度牒紫衣師號體式仍用黃紙印造幾與開封同矣夫道僧度牒紫衣師號自有舊法今欲革前弊立新式以表異之固無不可者而必以黃紙為之恐非所以重朝廷之體制也今爵命多士自天子著其姓名於勅牒宰相執政官簽書其用黃紙宜矣至於道僧度牒之屬乃是有司印造非出於尚書省也禮部官屬書字而宰相執政不預焉又空其姓名臨時書填蓋與爵命多士制書異矣亦烏用黃紙為哉夫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此為政之大要也今以有司文牒而僭朝廷之命令以禮部官屬而擬宰執之簽書非所以正名公朝垂法後世也在昔大臣有官兼將相者獨以不得於黃紙書字為恨今若使禮部郎官為之則前後重輕之弗倫不以甚乎所以近降道僧度牒紫衣師號指揮內用黃紙印造一節伏望睿明特賜詔罷如欲更異舊式則乞以綾紙印造如吏部所給奏蔭補牒之類亦足以表異新書其開封牓示御筆亦乞戒飭依令施行庶幾不廢祖宗之故事增

重朝廷之制書杜絶有司之僭忒天下幸甚謹具奏以聞取進止廖剛高峯集乞禁焚紙劄子　臣嘗謂天下事有人情所未厭不可以強去者去之未見有益存而不問未見其害則存之可也其有世俗積習之弊所從來久遠者存之而民不知其非去之而民實受其賜者又烏可以不去之哉此則在於聖智開天下之昏瞶以與之一新其耳目爾臣嘗惟世俗鑿紙為緡錢焚之以徼福於神鬼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忽不經之說要皆愚民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茲固不足論惟積習久遠送終追遠者以此致其孝禱祠供給者以此致其誠是使南畝之民轉而為紙工者十且四五東南之俗為尤甚焉蓋厚利所在惰農不勸而趨以積日累月之功連車充屋之積付之瞬息之火人力幾何其不殆哉竊痛今天下之農夫死於兵寇者過半矣而東南不耕之田在在有之可謂民力不足之時而通商造紙為錢者益衆愚民終不悟其不足以救禍然則此弊果將何時已邪臣謂未作之妨農其他或猶有用若窮力以輸鬼工傾資以給野火尤無謂也臣願陛下斷然下焚紙之禁斥其有害於農無補於教使愚民頓悟百千年俗習之非不亦善乎此臣所謂去之而民實受其賜則不可不去者也若曰亢民之於神鬼孝子之於其先

必欲有以致意焉則如釋氏經幡之類量許焚化以貴賤為之限制亦足以徇其情矣此殆所謂民所未厭而存之者也大抵彌文之弊近世為甚簿書案牘之繁百倍於古姑置不論且如尺書通問古人不過一紙今則不然必務多以相悅儻亦為之禁約則敲氷屑玉無所於售將亦易業而為農夫矣是率天下而為敦本務實之事也豈小補哉幸聖朝裁之

蘇東坡集 蔡公家賜紙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於公之子穀以求東坡居士既為作此數 晁無咎雞肋集 題段慎脩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畢糧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題

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書母丘震御印曆紙後

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又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

衆舉皐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隘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喪其業而武夫鬬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手皆喜相賀曰此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校戈講藝之時患人材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郡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書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寰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寰在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寰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匡補之為郎時

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至選人材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叙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黃長睿集

跋章草雞林紙弓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楊城南第暴舊書得此雞林小紙一弓已為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上可作字因以索靖体章草急就一弓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藁舊事川本無舊事二字云紙最十二枚書最

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孺父書李俊民鶴鳴集抄紙疏　焚紙錢而祭唐之遺事用紙衣而葬周之儉風習以為常俗莫能易然念鬼神之感豈求享祭之豐不腆冥財曷伸衷欵庶能周恤須賴勸緣蘇天爵滋溪集抄紙坊開檻祝文　泉具之興原自古昔因時立制以權重輕當歲之春肇造楮幣神其克相國用阜殷梁宣帝詩詠紙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聯綦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唐李嶠詩詠紙　妙迹蔡侯施後漢黃門郎蔡倫造紙芳名古伯馳三輔決録曰張芝之筆左伯之紙言當時之二妙者也雲飛錦綺落書評曰翰筆若飛紙落如雲言紙有錦綺文也花發縹紅披桓玄詔平準作青赤縹緑桃花紙舒卷隨幽顯晉傅咸紙賦曰覽之則舒捨之則卷廉方合軌儀又傅咸紙賦曰廉方有則體潔性真莫驚反覆字當取葛洪規抱朴子曰葛洪家貧伐薪賣以給紙筆所書反覆書字元稹詩書樂天紙　金鑾殿裏書殘紙乞與荆州元判司不忍拈將等閑用半封京信半題詩宋丁謂詩詠紙　妙製剡溪人国史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賤多名錦水春資暇日元和初薛陶好製小詩惜其幅大歎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以為便後域諸賤亦如是名薛陶賤卷疑方絜重眼處通文曰方絜曰紙開覽露桃新平準出桃花紙左氏三都貴晉

左思辭藻壯麗欲造三都賦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歎伏人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張芝徑寸珍後漢張芝字伯英善書寸紙不遺謝公如就乞九萬一纖塵裴啓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謝公就乞戔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以與之李俊民鶴鳴集紙詩　慇懃翰林主揮掃驚風雨滴滴是玄珠點破先生楮夏文莊公集奉和御製紙誥　厥初文字傳繒帛緗素雖華功未極漢興方絮肇新規卷舒靡滑踰疇昔含章蘊用尤精奇削牘汗青功靡敵縹紅受采海霞明皎白凝華越砥平尚方魚網初呈質平淮桃花旋播形側理縱橫榮拜賜聿基方正貴宣城資聖賢著謨訓垂憲章芳罔盡紀典禮彰素青總制度芳斯呈哲后文思崇帝制西清灑翰常盈紙欽述先猷贊道機不寶珎奇唯貴此陳去非詩以紙託樂秀才搗治　古人爭名翰林藪史記張儀曰爭名於朝謝宣遠賦張子房詩鬱鬱翰墨場柿葉桑根俱不朽尚書故實廣文學士鄭虔好書無紙知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取葉書歲久殆遍紙譜雷孔璋魯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固知老楮下歐陽唐歐陽詢傳楮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孰與詢荅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比控御管城須好手管城見山水賦嫁

非好時聊自強。未詳箋。好製小詩。惜其幅則甚短憾甚長。李正文資暇集。元和薛濤尚大。不欲長賸之。乃命匠人狹小為之。皆以為便。薛濤箋左傳。昭公三年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聞道蔡侯鬧石州記。耒陽縣蔡子江。南有石曰。云是蔡倫春紙之臼。為借餘力生銀光紙賜王僧虔。鼻冲之詩王敦素許紙不至。戲陽記。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鼻冲之詩王敦素許紙不至。戲之摩娑垢面戲陶泓。拂拭蒼髯笑管城。已與陳玄俱絕倒。從君名楮先生。北磵禪師集。搗紙詩千杵不為輕。丁寧玉汝成。忽聞敲月響。搗衣聲。整整雲添薄。方方雪更明。沉思過春盡。誤作寄邊情。又方岩許送紙不至巾山高岳慈恩寺。蜀叟貧於鄭廣文。卷盡長廊無一葉。發筆振狐軍。蒼筠嫩殺空懷古。明王方裁欠策勳。惆悵洛陽收貫後。欲書重吊楮生文。顧世名梅山集。贈吳門造牋劄溪光澤净無瑕。搗杵狂筆。此中飛走活龍蛇。趙蕃詩小釀告熟。童子索覆自一家。安得張顛醉狂筆。此中飛走活龍蛇。趙蕃詩小釀告熟。童子索覆瓶紙。坼舊槀與之太玄適足覆醬瓿。舊槀乃獲填酒尊。從來事有幸不幸。一笑掀髯誰與論。宋自遜詩和曾子實題畫箋韻驚引歸船犬吠籬。片時風景萬千詩。向來柳下曾沽酒。不似如今看畫時。清江三孔集。贈吳門造牋劄溪光澤净無瑕。搗杵錫見几上粉箋。援筆書此飄風飄一作颿颿雲容高。憭憭日色薄。此時駕

君車去意不可縛鳴蟬送凄切白露催搖落山城更海上觸目添蕭索
又使紙甚費　家貧何所費使紙如使水親交或見遺自買不知幾置之
机案間數軸俄空矣作事本不工學書非不喜不知何故盡疑若有神鬼
若云隨置郵性復懶箋啓間或強為之此出不得已橫斜若憊脚齟齬如
鴈齒數易僅能成紛紛多廢委叙致失輕重畏慎防觸抵往往以緘封時
時又删洗遂令巾衍謁太半或緣此昔無楮先生云自蔡倫始假令用竹
簡禿野未供使人生有智慧不若愚且鄙古來取卿相未必皆經史誰教
識點畫空耗五斗米咄嗟為此詩又是一張紙王黃州小畜集賦得紙送
朱嚴即席探題潔白又方正似君心坦平空隨文價貴未免刺毛生客被
侵霜薄山窻映雪明前春懸作牓應見淡書名李大隱先生集來詩有紙
價高之句次韻　文章小技等秋毫鄙作空令筆史勞聞道東家方給札
柯藤穀楮兩相高程公許詩分紙贈予思叔逢彦威　詩人吟思挾秋清
滿袖珠璣索細傾莫訝楮生高索價要渠乘甲五言城近歲紙價高而北
邊戍卒多以紙為甲者元陳衆仲詩送楊元誠奉旨南還造紙　金鑾罷
講日初斜屈曲奎文炫筆花玉版遥令擣秋水綠牋仍許截晴霞侍臣天
上催傳勅使者湖邊得過家我亦今年理江楫君還何處轉星槎朱晞顏

詞浣溪沙謝張魯瞻惠紙筆和來韻 金縷斜縈玉井欄錦標輕染碧雲閒一絨到雪爭寒去才情羞五鳳愁邊心事怯雙鸞淚紅休沁薛濤斑

姓氏 紙氏 官氏志云渴侯氏改為紙氏

只

洪武正韻諸史切起語辭詩樂只君子又語已辭詩毋也天只又專辭又質韻佩觿集曰樂只之只本翻之亦今讀若質許慎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凡只之屬皆从只諸氏切徐鍇通釋按詩曰不諒人只是只為語已詞也八气下引也今試言只則气下引也眞彼反又類聚篇音枳者在句之外今試言只則下脣收而气出而微也丁度集韻或作只司馬光類篇又章移切鄭樵六書畧語已之辭象言訖而气散象形戴侗六書故又詞助釋行均龍龕手鑑枳俗音紙正作只枳俗紙只二音孫氏字說只字韻書皆音之移之亦二切語亦辭也俗讀作質者訛也杜詩只益丹心苦只想竹林眠寒花只帶香虛懷只愛身閨中只獨看憶渠愁只睡皆當讀作止楊桓六書統照母只統意只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周伯琦說文字原掌氏切魏柔克正字韻綱又職日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从口指气出而下引之形亦借止詩曷又懷止冠緌雙止作只非又唯獨之詞韻會定正知已切篆書



汗簡見楊鈞鍾鼎集韻



汗簡集韻

尺

並見杜从古集
篆古文韻海。

洪武正韻諸史切。中婦人手長八寸。貫達云。尺也。从尸只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曰。國語。搭磬夭實之其長尺有咫。長短適中。眞彼反。陸法言廣韻咫尺。丁度集韻或作咫。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爾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咫。統聲。咫。隸書此字與豉同用假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濛博義諸音。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眞韉

隸書 咫 並六書統 書

篆 咫。 並集韻見杜从古

書 咫 並集韻

徐鉉篆韻 咫 並六書統 書

隸書 咫 並六書統 書

真書 咫 虞世南 草書 咫 張錦溪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天咫

容齋四筆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臥績溪云。瀹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案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尺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

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户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淚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詳天字天咫下黃山谷詩遠者盈尋近盈咫

抵

洪武正韻諸史切抵掌說文側手擊也亦作抵許慎說文牴从手氐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按史記曰抵掌而談梁到溉見廣絶交論抵几於地眞彼反張參五經文字之爾切丁度集韻或作抵觝批司馬光類篇掌氏切或作批批又才支切又此禮切又予禮切又阻氏切又莊氏切捽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止如抵字乃丁禮反此非郭守正紫雲韻朱博傳奮髯抵几字下無一畫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韓道昭五音類聚之是切戰國策曰抵掌而言楊桓六書統照母牴又翹移切擬手尅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濛博義音咫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俗混抵譌書也韻會定正字切知几篆



知眞禮抵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抵張表碑見眞漢隸字源



顏眞卿



草書抵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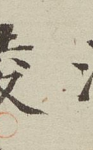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諸史切漢朱博奮髯抵几文選抵璧於谷又至也與底同漢郊祀歌抵冬降霜又濟韻楊桓六書統照母㡭統聲抵隸㡭或从氏聲抵隸㡭同上本典禮切假借㡭隸𥫱同上余見精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眞禮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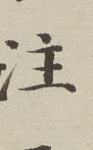
篆書 𥫱 並六隸書統書 抵 並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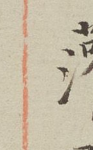
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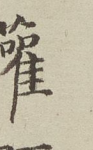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諸史切石細於礪又平也均也詩周道如砥又史志砥柱山名亦作底底又以砥磨物也禮記儒行砥礪廉隅顧野王玉篇之視切磨石也陸法言廣韻直也礪石也書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丁度集韻平石婁機廣干禄字孟子周道如底又漢書底厲名節又爵禄氏石皆與砥同底又音音致也經典亦作耆戴侗六書故職雉切又平聲密石也粗者為厲精者為砥砥所以磨瑩也亦通作底漢書曰爵禄者天下之底石所以厲世摩鈍也郭守正紫雲韻諸氏切亦作底左桓十七日官居卿以底日註平也謂平歷數此是釋行均龍龕手鑑砥玺二俗砥正音音砥音紙與上亦同又音脂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矣切砥音紙孫氏字說以砥抵為抵楊桓六書統照母㡭許氏曰柔石也从石氏聲㡭隸底省文熊忠韻會舉要

次商清音本作厎从厂氐聲徐曰可以為礪漢蕭望之傳厎厲鋒鍔師古曰厎柔石厲卓石或从石作砥今文从或作字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几切亦不肩書礪砥砮丹因俗訓平也韻會定正砥篆知已切柔石可利刃鋒者字切知已知眞礪砥書厎集韻見杜从古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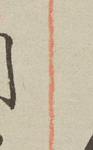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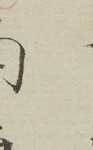

並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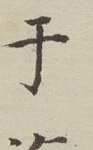

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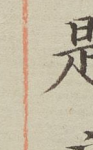

衡方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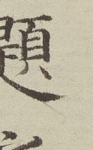

劉熊碑


郭旻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熊君碑見草書漢隸字源


書


並張遷鮮于樞並


錦溪草書集韻

總敘 詩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詳東山海經北山經灌題之山其下多砥又山海經西山經西次四經崦嵫山苕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磨石也精為砥麗為礪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注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曰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通鑑外紀子思曰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淮南鴻烈解脩務訓砥礪礧礛莫見其損有時而薄又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北至陽生牡夫熊蟄藏飛鳥時移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則草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

玄砥

淮南鴻烈解北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涓玄涓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

越砥

西漢書王褒傳越砥斂其咢注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

人砥

楊子問道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注砥磨石砥以細密云云人砥則秦尚矣

礪砥

書禹貢礪砥砮丹注砥磨石砥以細密為名詳貢河南志伊闕縣鼓鍾山多礪砥又澧州志土產

視險如砥

唐李衛公集代與劉禎書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

吏道如砥

宋楊誠齋集吏道如砥約法惟五疇廉而殘疇墨而恕兼二斯公別無公處三者備矣我心匪通茲謂不明借謂為聰夙夜惟勤乃克有終

王道如砥

程明道集論王霸劄子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中流之砥

宋曹橘林集跋黃解元辭軸嬰龍鱗兮何懼脫

虎口兮何喜確乎匪石
之心屹若中流之砥

文

宋李石方舟集義砥銘黎州學士不沉根則深磨而不磷疑乎士林
金砥其刃義砥其心唐劉賓客集砥石賦有序南方氣泄而雨淫
地慝而傷物嫗神噫濕渝色壞味雖金之堅亦失常性始余有佩刀甚良
至是澁不可拔剖其室乃出遡陽眇眩傳刃蒙脊鱗然如痟痂如黑子如
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裹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
以烏膏切劘下上真質焯見躊躇四顧遁爾謝客徵予之貽幾喪吾寶客
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耶
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銓
為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制兮尚何遊
乎髖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劍而多慧豈害氣
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刃兮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兮揉錯銜
鉏日鼓月揮兮刲腴擊鮮皖燿爓以糴芒翦搖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
汾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剡其鱗皴
滑以滀灘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皆擊清

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於終用一豪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礲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礲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底

洪武正韻 諸史切同上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又致也漢志曰官居卿以底日左傳作底又濟韻爾雅底待也止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與砥同當於砥字下亦作底釋行均龍龕手鑑底俗底正音止二音平也定也又丁禮反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底柱也五音類聚底底音止底音紙孫氏字說又永底烝民之生致也梅福傳爵祿天下之底石與砥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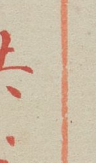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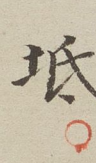
濮博義 諸氏切通作底底砥砭又音脂又諸市切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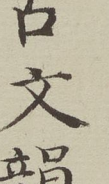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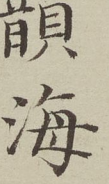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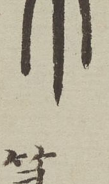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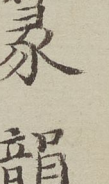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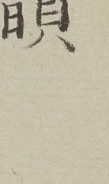
厎

洪武正韻 諸史切同上蕭望之傳厎厲鋒鍔校乘傳磨礱厎厲鄒陽傳厎節脩德梅福傳爵祿天下之厎石師古曰音紙又音脂又致也至也通作者又見寘韻內許慎說文厎柔石也从厂氐聲職雉切厎或从石徐鍇通釋可以為礪故詩曰周道如砥砥平也謂見磨之砥也職美反或从石

作砥陸法言廣韻平也孫愐唐韻又底柱也郭忠恕佩觿集底底上巨支翻病也中丁禮翻下也下音指致也婁機廣千祿字底着上加點即為底下也下从广从旨今或作疒下目者非戴侗六書故之復切厓石之所窮也故引之為底至之義又因而為底着之義春秋傳曰處而不底蜚語曰底着滯淫別作坻說文坻着也又都禮切說文曰下也曰按底底不當分二字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止經典亦作耆此字與績降底字同作砥者字畫不同此底字上無一點書乃言底可績朕言惠可底行皆之復反致也在此押詩者定爾切音底與此同音西旅底貢厥獒亦同郭守正紫雲韻軫視切李肩吾守通今吕為底至之底說文別出砥字釋行均龍龕手鑑厎厓之是反至也均也平也又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之視切功平也又石聲孫氏字說字音之譌甚於樂音之譌久矣學者之病乎此也如底定之底上無點與肯同音俗呼為底見濟韻有點正也下也滯也又周道如砥萬章下律歷志作如底楊桓六書統照母底定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說文本底礪字注見砥下或作底左傳曰官居卿以底日漢書作底曰周伯琦六書正譌厲石也別作砥非張予敬經史字源韻畧待也止也李璧存古正字職氏切底从广柔石與砥通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掌氏

切義同又蒸夷切磨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从石眉顏師古有平去二音今不收俗譌用底孟引詩周道如底合正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眞


韻一曰枳首蛇名戴侗六書故掌氏切凡絡濡之果肉味甘而中食者謂之甘俗作柑若橘甘橘之類不一肉味酢不堪食而皮香可食者橙其木來橙之類亦不一大實厚皮皮肉俱不中食者曰柚小於柚者甌人謂之朱欒其香者為香欒其小而卜堪食者曰枳宜入藥其木多來甌人謂枸橘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為枳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云夢之柚本草唐本注曰柚皮厚味甘不如橘皮辛而苦枳又平聲郭守正紫雲韻似棘多刺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又居紙反楊桓六書統照母枳余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又馮衍顯志賦捷六枳以為籬注枳木高而多刺可為籬又縣名在巴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蘇林曰在長安東二十里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木似橘殼可藥轉注見見音韻會定正字切篆說文見杜从古知已知眞禮枳書集篆古文韻海篆韻徐鉉隸書張納碑陰見洪邁漢隸分韻劉熊碑見漢隸字源草書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山海經北嶽之山其上多枳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補筆

談藥議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為枳實大者為枳殼主療各有所宜詳藥字并各條下溫革瑣碎録柑橘橙等於枳殼上接者易活種枳法乃真橘枳殼秋成取枳實破作四片於陰地熟斲加糞即密種之至春生隔一冬高一尺然後移栽每一尺種一栽至高五尺以物編之甚可觀盜賊猪犬更不可過鎮江志叢生多刺實不堪食俗呼狗橘考工記橘逾淮而為枳潤雖江南然不宜橘温州府樂清縣志俗名枸橘樹多刺花細碎實如彈皮肉苦而酸澁初清後黃取其皮曰枳殼小者曰枳實本草以入藥考工記橘踰淮而為枳然江南之枳別種湖州府志產枳橘類本草注今江南俱有江北有枳無橘元一統志土產出揚州府雲南志出曲靖府陸涼州

橘生江北為枳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王欲辱晏子使左右縛人過其前王問此何為者曰齊人曰何坐曰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化為枳枝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能改齊漫録橘渡江為枳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為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

志亦言橘渡江化為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乃江左所謂臭橘耳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南稱柑渡北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唐李衛公集瑞橘賦渡淮為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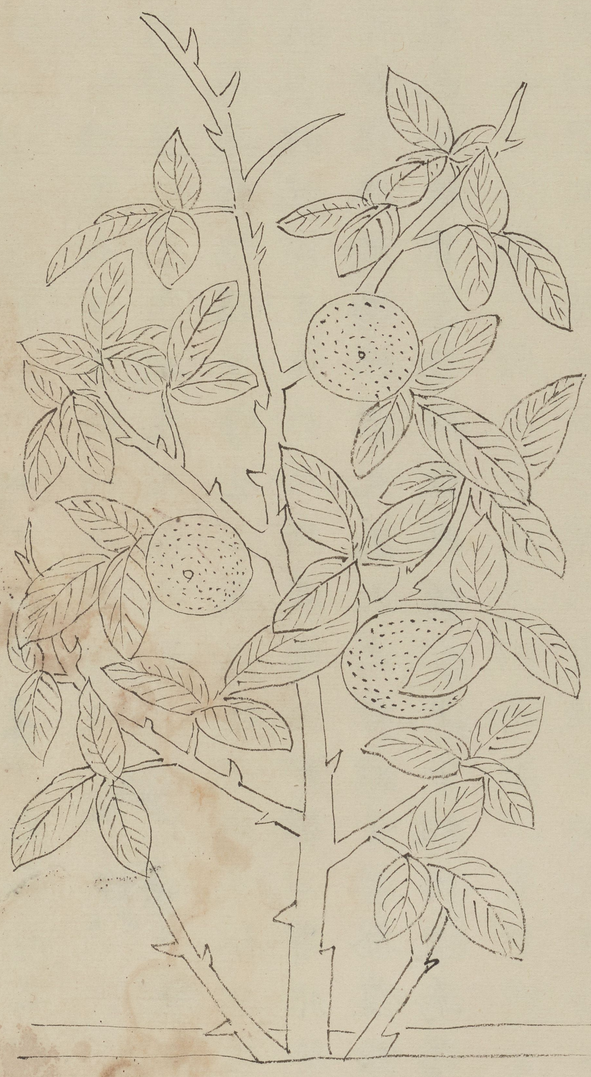
楚得枳而亡 戰國策燕昭王時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率過小罪謂枳 孔叢子刑論篇孔子曰楚得枳而國亡先而行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改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

八枳 數類八枳馮衍賦曰捷六枳以為篱兮築蕙若而為室注謂晏子云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物芳而多棘可以為篱東觀記曰云枳作八枳嗚呼汝何敬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

枳殼

汝州枳殼



本草枳殼味苦酸微寒無毒主風痒麻痺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胷脾悶倦散瘤結胷膈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安胃止風痛生商州川谷九月十月採陰乾用當去瓤核乃佳此與枳實主療稍別故特出此條宋嘉祐本按藥性論云枳殼使味苦辛治遍身風瘙肌中如麻豆惡痒主腸風痔

疾心腹結氣兩脅脹虛關膈壅塞根浸酒煎含治齒痛消痰有氣加而用之　日華子云建脾開胃調五臟下氣止嘔逆消痰治反胃霍亂瀉痢消食破癥結痃癖五膈氣除風明目及肺氣水腫利大小腸皮膚痒痺腫可炙熨入藥浸軟剉炒令熟　圖經曰文具枳實條下　政和本陳藏器云其根皮主野鷄病末服方寸匕本經採實用九月十月不如七月八月既厚且辛書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無橘此自別種非干變易也　雷公云凡使勿用枳實緣性效不同若使枳殼取辛苦腥并有臊油能消一切瘕要塵久年深者為上用時先去瓤以麩炒過待麩燋黑遂出用布拭上燋黑然後單擣如粉用　千金方主口僻眼急風枳茹刮取上青為末欲至瓤上者得茹伍升微火灼去濕氣以酒三升漬微火煖令得藥味遂性飲之　肘後方治中風身直不得屈伸者刮枳樹皮一升酒三升漬一宿服五合至一升酒盡再作　食醫心鏡治水氣皮膚痒及明目枳殼一兩杵末如茶法煎呷之　經驗後方治風瘴痒不止枳殼三兩麩炒微黃去瓤為末每服二錢非時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服　梅師方治一切瘴以水煮枳殼為煎塗之乾即又塗之　博濟方治遠年日近腸風下血不止枳殼燒成黑灰存性羊脛炭為末枳殼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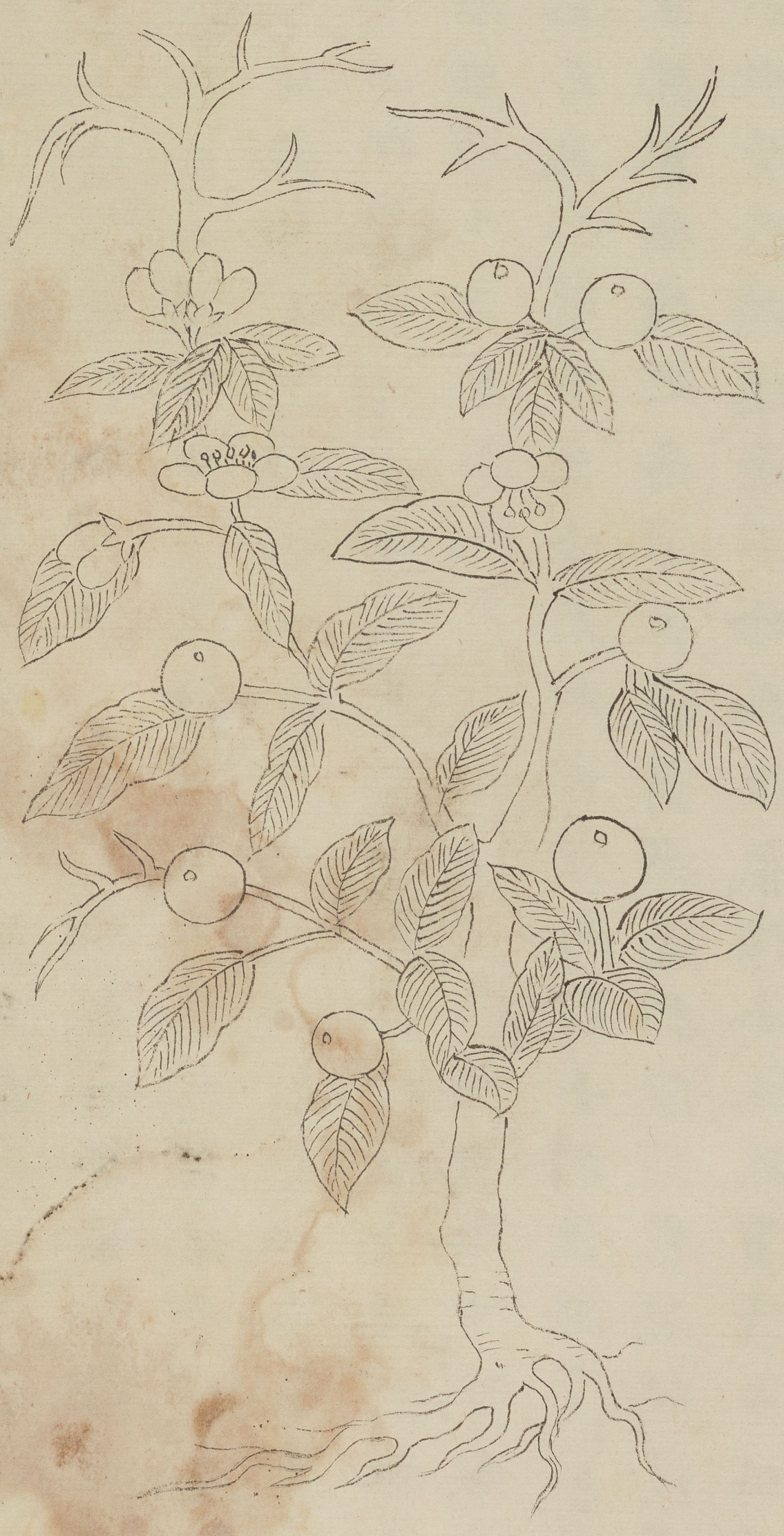
炭末三錢和勻用濃米飲一中盞調下空心服五更初一服如入行五里再服當日見效　必效方熨痔痔頭出或痛不可忍枳殼於熖硝灰內煨熱微熨盡七枚立定發即熨之　杜壬方瘦胎散昔胡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為末每服空心大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至臨月不惟易產仍無胎中惡病忌登高厠寇宗奭本草衍義曰文具枳殼條下紹興本云枳殼揉實為用性味主治已載本經大率利氣取效多矣今當從本經味苦酸微寒無毒是也產商州狀如盆脣陳者佳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枳殼又云生京西江湖及汝州味苦酸辛微寒無毒　續說云夫鼻為肺之閭闔飲酒過量則肺熱肺熱故鼻赤齄風瘙宜炒製枳殼碾末代茶久服必愈按杜壬瘦胎散許叔微雖取其能抑陽降氣但取其性寒惟初胎壯婦可服或孕而體弱單服則胎寒腹痛生子怯之須循選奇方用當歸芎藭等分末之名君臣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食前與瘦胎散間餌乃得其宜更有料簡單方見縮沙續說姙婦常服收功大凡懷胎雖不當勞尤不可縱佚至半年後每欲肢體運動關節舒展庶得臨蓐順便斯保生之善計殆甚於藥矣詹端方本草類要雜方治老人虛人大腸風秘熏法枳殼燒入瓶中令透煙令患人坐瓶口熏穀道中事

類全書 枳殼正商州吉州者殼外色綠內即白狀如龜背者厚脂肉厚山南者其色褐而微黃脂肉薄斯蒙者外有白茸亦脂肉厚小片無瓤者曰枳實棚口者大而薄也金張潔古眞珠囊 枳殼苦酸陰中微陽破氣泄肺中不利之氣主治秘訣性寒味苦氣厚味薄浮而升陽也微降陰中陽也其用有四破心下堅痞一也利胷中氣二也化痰三也消酒食四也不可多用則損胷中至高之氣李東垣試效方 藥象枳殼甘寒治脾胃痞塞泄肺氣心法味苦而酸性微寒味薄氣厚陽也利胷中氣勝濕化痰王好古湯液本草 枳殼高主皮毛胷膈之病枳實低主心胃之病其主治大同小異山居備用 枳殼要陳者湯浸磨刮去穰細切用麩拌炒令焦黃香熟為度方入藥用一作麪炒尚從善本草元命苞 枳殼為使苦酸微寒然殼實同其一物有大小高下之分大則性詳而緩小則性酷而速高主皮毛胷膈之病下主腸胃臍腹之病治風痒麻痺通利關節散膈間痰滯開胃建脾療勞氣欬嗽背膊悶倦逐水除脹下氣消食止反胃霍亂吐瀉破癥結痃癖堅疾生商州川谷九月十月採之年深者妙焙炒去穰皮膚燥痒杵細末煎服瘦胎難產和甘草點啜煨熟可熨腸痔燒末善治腸風胡仕可本草歌括 枳殼圖經名枳實豁痰逐水更除風又攻痔漏消癥癖痞下氣

寬膨散結胷

枳實

成州枳實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録枳實味苦酸寒微寒無毒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除胷胷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胷風痛安胃氣止溏洩明目生河内川澤九月十月採陰乾陶隱居云今處處有採破令乾用之除中核微炙令

香亦如橘皮以陳者為良枳樹莖及皮療水脹暴風骨節疼急枳實俗方多用道家不須　唐本注云枳實日乾乃得陰便濕爛也用當去核及中瓤乃佳今或用枳殼乃爾若稱枳實須合核瓤用者殊不然也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枳實根皮主痔末服方寸匕本經採實用九月十月不如七月八月既厚且辛舊云江南為橘江北有枳無橘此自是種別非關變也　嘉祐本按藥性論云枳實臣味苦辛解傷寒結胸入陷胸湯用主上氣喘欬腎內傷冷陰痿而有氣加而用之　圖經曰枳實生河內川澤枳殼生商州川谷今京西江湖州郡皆有之以商州者為佳如橘而小高亦五七尺葉如橘多刺春生白花至秋成實九月十月採陰乾舊說七月八月採者為實九月十月採者為殼今醫家多以皮厚而小者為枳實完而大者為殼皆以翻肚如盆口唇狀須陳久者為勝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張仲景治心下堅大如盤水飲所傷枳實朮主之枳實七枚朮三兩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分三服腹中軟即少減之又胸痺心中痞堅留氣結胸胸滿脅下逆氣搶心枳實薤白桂湯主之陳枳實四枚厚朴四兩薤白半斤切括蔞一枚桂一兩以水五升先煎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餘藥於湯中煎三兩沸分溫三服當愈又有

橘皮枳實湯桂生薑枳實湯皆主胃痺心痛葛洪治卒胃痺痛單用枳實一物擣末服方寸匕日三夜一其根皮治大便下血末服之亦可煮汁常飲又治卒中急風身直不得屈伸反覆者刮取枳木皮屑謂之枳茹一升酒一升漬一宿服五合至盡再作良　政和本外臺秘要塗風癩取枳實以醋漬令濕火炙令熱適寒温用熨上即消　千金方治胃痺氣壅滿心膈不利枳實二兩麩炒微黃為末非時以清粥飲調下二錢聖惠方同

又方治積痢脫肛枳實石上磨令滑鑽著柄蜜塗火炙令煖更易熨肛取縮即止　千金翼種枳法秋收取枳實破作四片於陰地熟斷加糞即稠種之至春生隔一歲各高一尺然後移栽每一尺種一歲至高五尺以物編之甚可觀也此條新入　經驗方治腸風下血枳實半斤麩炒去穰綿黃著半斤洗剉為末米飲非時下二錢匕若難服以糊丸湯下三五十丸效　集驗方治五痔不以年月日久新枳實為末煉蜜丸如桐子大空心飲下二十丸　濟衆方治傷寒後卒胃膈閉痛枳實一味剉麩炒黃為末服二錢米飲調下日二服　廣利方治小兒久痢淋瀝水穀不消枳實六分擣末以飲汁調二錢匕二歲服一錢子母秘録方同　子母秘録治婦人陰腫堅痛用半斤碎炒令熱故帛裹熨冷即易之寇宗奭本草衍義曰

枳殼枳實一物也小則其性酷而速大則其性詳而緩故張仲景治傷寒倉卒之病承氣湯中用枳實此其意也皆取其疎通決泄破結實之義他方但導敗風壅之氣可常服者故用枳殼其意如此紹興本云枳實本神農舊經與枳殼即一種但後世乃有小大之別然性味主治亦不遠矣其散痞分氣諸方多用之本經云止痢復云止溏洩竊詳枳實大率散結實其療積滯下痢者用之為宜若稱止溏洩者難為據用然相違明矣雖經注所載其味不同今當作味苦酸微寒無毒為定取陳者佳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枳實一名枳橘子味苦酸辛微寒無毒陳日行本草經注節文枳實亦如橘皮以陳為良今醫家多以皮厚而小者為實完大者為殼皆以翻肚如盆口唇狀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金張潔古眞珠囊枳實苦酸純陰去胃中濕熱消心下痰痞主治秘訣氣味升降與枳殼同其用有五主心下痞一也化胃脇痰二也消宿食三也散敗血四也破堅積五也李東垣試效方心法味苦性微寒苦以泄之治心下痞脾無積血則心下不痞散氣炙乾搥碎水漬之以泄氣除內熱王好古湯液本草枳實益氣則佐之以人參乾薑白朮破血則佐之以大黃牽牛芒硝此本經所以言益氣而復言消痞也非白朮不能去濕非枳實不能除痞殼主高而

實主下高者主氣下者主血主氣者在胸膈主血者在心腹故胸中痞有梗枳殼湯心下痞有枳實白朮湯高低之分易老詳定為的也元朱丹溪本草枳實消脹小則性速大則性緩又云滑竅瀉氣推倒之藥尚從善本草元命苞枳實為臣味苦酸寒有疎通決泄之功有破結消堅之效除胷脅痰癖解傷寒結胷安胃氣明目利五臟輕身逐停水止痢長肌肉寬中生河內川澤惟商州精好形如橘實小葉似棘刺多春生白花至秋成實七八月採之陰乾入丸散去穰麩炒用補筆談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草亦只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為枳實大者為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互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草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於枳殼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為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瘴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溏泄明目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胷胷痞痰滯逐水消漏脹大腸風止風痛之類皆附益之以為枳殼條舊枳實條內稱除胷

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見所主不甚相亂

枳椇

本草枳椇上音止下音矩味甘平無毒主頭風小腹拘急一名木蜜其木皮温無毒主五痔和五藏以木為屋屋中酒則味薄此亦奇物唐本注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又如癩漢腊頭人皆食之唐本先附宋嘉祐本按蜀本云字或單作枸云木名出蜀近酒能薄酒味江南人呼謂之木蜜也圖經曰陸幾云枸枝枸也木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枝枸不直嗽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謂之木蜜木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政和本食療云多食發蛔蟲昔有南人修舍用此悞有一片落在酒甕中其酒化為水味千金翼雜療枳椇苗藤切以酒浸服或以釀酒去風冷癥癖荆楚歲時記云詩有椇羙廣雅枳椇實如珊瑚十一月採是白石木子山中多有之鹽荷裹一冬儲備又以辟蟲毒紹興本云枳椇南人呼蜜曲僂是也經注雖具形質在主療未聞驗擾但能攝酒味餘無為用當從本經味甘平無毒為正木皮亦載性及主治然今罕見用江南多產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枳椇出蜀山中及江南又云所在皆有十一月採又云

八九月熟太平御覽枳椇音只矩毛詩嘉魚南山有臺曰南山有枸北山有楩枸枳枸詩義疏曰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所在皆有子著支端支柯不直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酒可薄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贄棗栗腶脩鄭玄曰棗栗枳椇也廣志曰枳椇葉似柳子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出南方大如指頭崔豹古今注曰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木石一名枳椇也古今事通枳椇一名木蜜江浙人呼蜜屈律以木為屋屋中酒則味薄亦奇物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啖之即棄擲也

枳縣

在巴郡蘇林曰在長安東十二里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許慎說文曰載木詩詁曰軌轢也漢書紲王子嬰於枳涂一曰地名唐張祐詩丹陽新居架倚薔薇立籬因枳棘編

軹

洪武正韻諸氏切載木一曰車輪所穿為道漢書紲子嬰於軹途許慎說文軹車輪小穿也从車只聲諸氏切劉熙釋名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

也顧野王玉篇之介切車軸小穿也陸法言廣韻縣名又字書云車輪之穿為道徐鍇通釋眞彼反丁度集韻一曰地名司馬光類篇掌氏切又犖綺切又止忍切語辭一曰是也莊子奚來為軹夫戴侗六書故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鄭司農曰軎也康成曰轂末也曰輪人為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鄭司農曰賢大穿軹小穿也康成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又曰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康成曰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併六尺二寸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一丈一尺六寸也又輿人為車參分較口去一以為軹口康成曰轙之植者衡者也按考工記有兩軹其一為輪人之事其一為輿人之事康成曰為轂末又曰為小穿又曰為轙之植者衡者不應一名而三物其實軹者軸兩端之名杜子春謂之轄鄭司農謂之軎軎即轄也此說近之軸端必出於轂軹疑所以限轂之脫軸當輪中故其崇半於輪軹在轂外故蓋弓之最廣者庇軹康成謂賢為大穿軹為小穿大穿徑八寸餘小穿徑四寸有餘軸在轂中者末銳本大恐不利於轉且有脫軸之患矣況五分軫間去一尺為軸口徑才四寸餘而大穿乃捌寸餘亦不相當未可曉輿人之軹恐他字之譌不應一車而名物貿亂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楊桓六書

統照母軏余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周禮大馭祭兩軏祭軌乃飲注軏謂兩轡詩詁曰軌轡也車軸之端貫轂者名為軏廣韻又縣名在河內古作軒周禮大馭注古書軏為軒通作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巳切借地名韻會定正知巳切縣名在長安東十二里即予嬰降處又車轂末大馭祭處古篆作軒縣又作枳縣字切知巳知眞韻軏

書軏軏家金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軏

徐鉉隸書軏州輔碑見洪篆韻

草書軏並張遷漢隸分韻

書軏鮮于樞並錦溪草書集韻

祭兩軏周禮夏官大馭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軏疏曰此云及祭酌僕者將犯軨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軨前乃犯軨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并轡右手祭兩軏上公立當車軏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軏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擯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軏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車小穿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軏注賢大穿也軏小穿也

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乃與藪相稱也分金厚一寸與藪相稱并上轂之橫者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上轂之橫者參分也立者為軹立者為轂上三尺三寸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轙焉四尺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加軫與轙登下為節並上軸頭疏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中央之中央故崇三尺三寸軹崇三尺有三寸也物有上名惠疏軹惠也二名耳意惠並考工內

庇軹

庇軹 周禮冬官輪人為蓋方長六尺謂之一尺凡一丈一尺六寸方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而引之減可覆軹也詳冬官輪人注庇覆也兩軹之廣為庇覆軹也

靈軹

河西酒泉皆引河朔方西河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注鑿屋有靈軹渠引堵水

子嬰降軹

續蒙求 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遂屠咸陽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疢

洪武正韻諸史切。敺傷。許慎說文疢。从疒。只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按漢書音義。以杖敺人青黑腫起。而無創瘢者律謂疢。丁度集韻又敞尔切。戴侗六書故漢書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疢者。與殖人之罪鈞。惡不直殖也。說文曰。殖疢殖也。應邵曰。以丈與手敺人剝其皮膚。青黑而無瘢痕者。律謂之疢。殖。類篇曰。疢。血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移之氏。二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疢。說見支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宇濂博義音止。應也。又作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詳見痓方音平聲。又音侈不出。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真。遭疢。

篆 疢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書 疢 徐鉉篆韻 疢 六書統 書 疢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扶生必疢

羅泌路史發揮原焚篇。嘗試語来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疢。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分校官侍讀學士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宿

圈點監生臣蔣洲

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

扶生必疥

羅泌路史發揮 徐鉉 韻海 篆書 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疥 洪武正韻 諸史切。齧傷。許慎說文 疥。从疒。只聲。諸氏切。徐鍇通釋 按漢書六書故 漢書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疥者。與疥人之罪鈞。惡不直痛也。說文 疥。瘡也。應邵曰。呂丈與手歐人剝其皮膚。青黑而無癥痕者。律謂之疥 疒。類篇曰。疥。血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 之移。之氏。二切。楊桓六書統 照母。趙謙 聲音文字通 照已切。詳見痡。方音平聲。又音侈。不出。韻會定正 字切 知已。知真。韉疥。韻會舉要 次商清音。字考 濕博義 音止。應也。又作 疥 說文 疥。从疒。只聲。諸氏切。戴侗 篆 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疥 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